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二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劉達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一

雍正五年正月

上諭二十四道

初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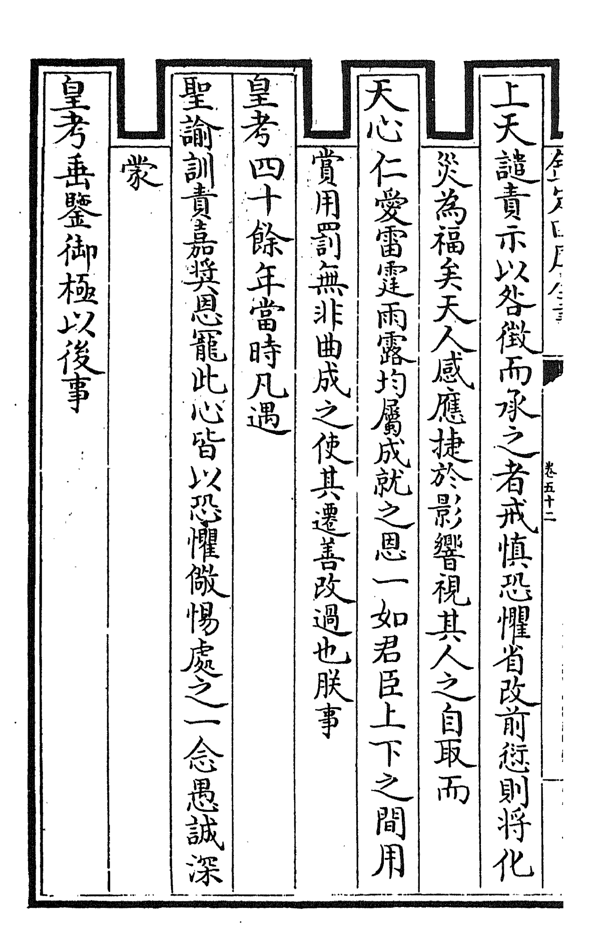
諭理藩院蒙古王貝勒貝子台吉等念

皇考六十餘年寵錫優待養育之大德深恩凡事誠心為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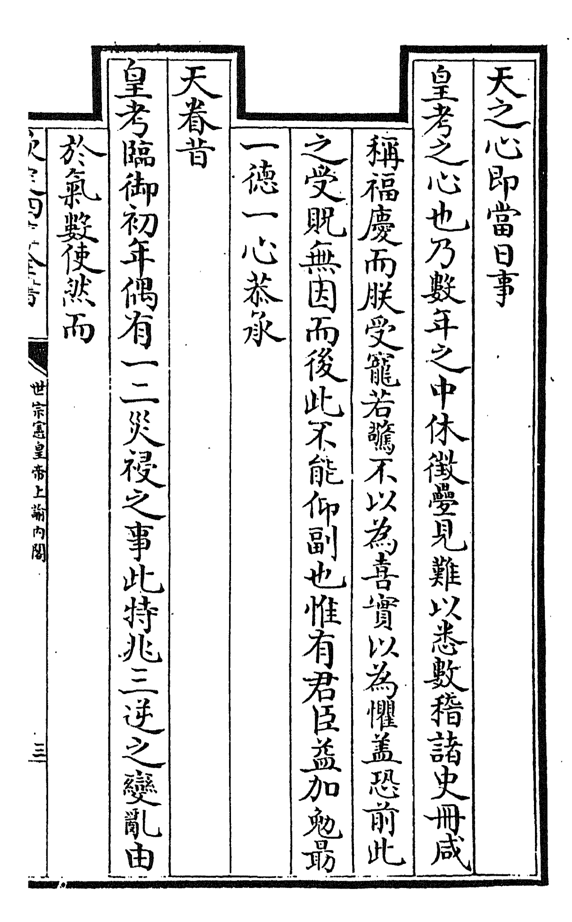
皇考宣力報效及朕即位以來衆蒙古等仍如我

皇考之時一心誠敬宣力報効從前我
皇考以蒙古等居心誠恪忠直降
旨嘉奬之處甚多此可見
皇考之睿鑒一毫不爽今兩年以來凡齊集行禮之處朕甚
嘉悅優待雖事關國家大禮理所當然但衆蒙古誠心
事朕仍如我
皇考之時其傾心感恩之意發於容貌辭色之間朕心甚為
嘉悅將此傳諭蒙古王等知之

初六日諸王大臣以黄河澄清為
聖主上瑞奏請
陞殿受賀奉
上諭覽諸王大臣等所奏以黄河澄清公請陞殿行慶賀
禮朕思
上天之錫福降災即如人君之賞罰也若
上天嘉佑示以休徵而承之者驕矜縱肆怠惰前修則將轉
福為災矣若



上天譴責示以咎徵而承之者戒慎恐懼省改前愆則將化
災為福矣天人感應捷於影響視其人之自取而
天心仁愛雷霆雨露均屬成就之恩一如君臣上下之間用
賞用罰無非曲成之使其遷善改過也朕事
皇考四十餘年當時凡遇
聖諭訓責嘉奬恩寵此心皆以恐懼儆惕處之一念愚誠深
蒙
皇考垂鑒御極以後事



天之心即當日事
皇考之心也乃數年之中休徵疊見難以悉數稽諸史冊咸
稱福慶而朕受寵若驚不以為喜實以為懼蓋恐前此
之受貺無因而後此不能仰副也惟有君臣益加勉勗
一德一心恭承
天眷昔
皇考臨御初年偶有一二災祲之事此特兆三逆之變亂由
於氣數使然而

皇考朝乾夕惕誠敬交孚是以感格
上蒼錫以多福四海寧謐歴數綿長此天道彰明較著者也
朕即位以來敷政宣猷豈足當
上天嘉貺惟有孝敬思慕
皇考之心實為誠切或者仰邀
皇考昭察代籲
昊天默祈福祐從前疊賜嘉祥今又有河清之瑞蓋許其已
往而勉其將來也朕祗承之下益深敬畏黽勉不遑若

允行慶賀則沿襲頌美之虛文大非朕戒儆之素志矣

既蒙

皇考錫以希有之瑞應告祭

景陵申朕感激惶悚之誠至於上年朱家口河水潰決朕勅

諭河臣悉心修築今於十二月十三日決口合龍越三

日即有河清之應具見

河神福國佑民功用顯著宜崇祀典以答神庥該部察例

具奏至所請陞殿受賀不必行

初七日

諭八旗護軍統領前鋒統領等前鋒校護軍校前鋒護軍内有人材可用品行端方及勤謹誠實者上三旗每旗揀選護軍二百名護軍校二十員下五旗每旗揀選護軍一百五十名護軍校十五員兩翼每翼揀選前鋒二百名前鋒校二十員著各該管參領前鋒校護軍校等秉公據實呈明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如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大臣等各有所知亦著公同秉公揀選先定之旗

分即行奏聞此次揀選匆論佐領亦不可止論其弓馬

初八日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報勦撫峒賊奉

上諭賊番金格等依恃險僻肆行不法以劫奪為生且煽惑普雄一帶番苗負嵎抗拒為地方百姓之害其來久矣當日岳昇龍年羹堯亦曾奏請用兵征勦皆未擒獲渠魁使兇苗革心革面前歲因賊蠻阿底加巳等搶奪不法游擊蘇凱差遣兵丁追捕賊衆聞風遠颺該弁將阿租之父姑姑踢打身死阿租遂與其叔金格挾仇報

怨貪夜聚衆劫擄鐵廠民人又將營兵魏國臣綁去砍死以祭姑姑似此兇惡性成干犯法紀斷難寛貸是以朕允地方督撫提鎮之請令建昌總兵趙儒化林協副將張成隆等率領漢土官兵前往相機勦撫岳鍾琪悉心經理調度有方趙儒張成隆勇敢當先奉行得宜在事官兵當寒天冰雪之時不避險阻奮勇効力直抵普雄地方今據岳鍾琪奏報寨峒賊衆咸知畏威懷德悉就勦撫將賊首金格阿租闕壽三人擒獲投獻等語渠

魁既已伏辜其餘黨再加詳悉料理安插則從此番地寧謐居民安堵甚屬可嘉岳鍾琪著該部議敘在事官員兵丁俱應加恩議敘賞賚著該部定議具奏

初十日

諭諸王大臣朕每逢祭祀天氣必和霽去年冬至祭天正降瑞雪今日祭太廟又有微雪可為豐稔之兆此皆天心默佑朕躬故於祭祀之日示以休徵朕心不勝忻慰然

天庥滋至人事益不可怠朕又不勝兢惕也爾諸臣其共勉之

十二日

諭戸部聞江西倉儲虧空甚多現今正在清查向來倉穀舊例存七糶三原為青黄不接之時用以接濟民食今裴徫度因各州縣虧空竟將此為那補遮掩之計若仍聽其存糶則盤查難於清楚著從雍正五年將糶三之例暫行停止俟各州縣倉穀查清之後奏聞再行

十三日諸王大臣奏賀黃河澄清再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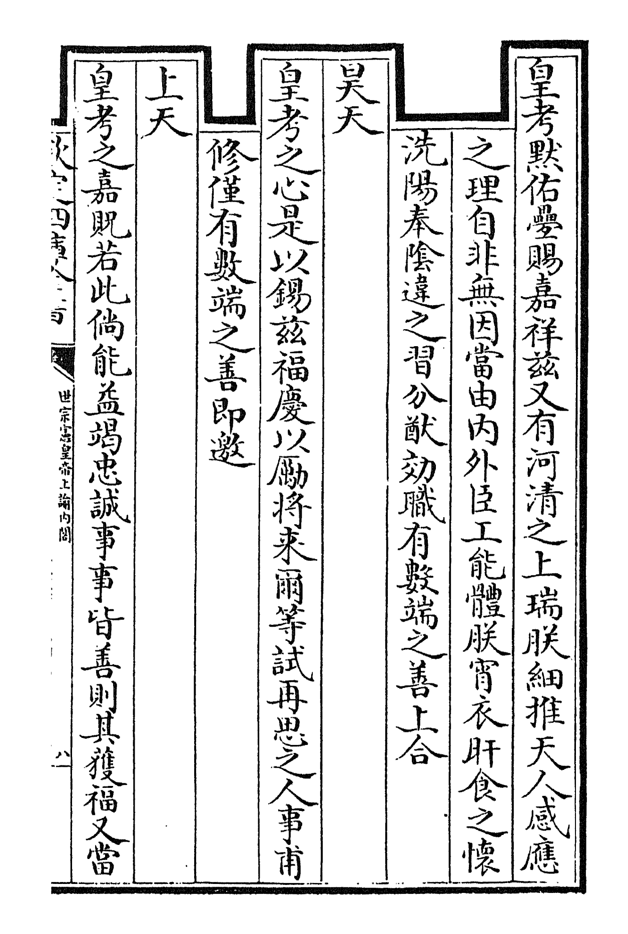
陛殿行禮奉

上諭覽諸王大臣等奏稱河水澄清二千里期逾兩旬為從來未有之瑞懇請陛殿慶賀朕嘗言天下至大庶務至繁斷非人主一身所能經理必賴內外臣工協力贊襄然後可以成一道同風之盛若上有涼德之主而下皆臯夔稷契之臣則工虞水火佐理有人政務亦不患其不舉若上有堯舜之主而下皆共工驩兜之輩則耳

目股肱無所資籍政務亦必至於廢弛故人君之道以得人為要而人臣之道以奉職為先此一定之理也朕統臨萬方雖刻刻有勵精圖治之念然必賴内外臣工共矢公忠各殫才力然後有實政實效及於吏治民生方可以感

天和而錫繁祉不然則朕雖有勤政之念豈能事事躬親辦理之也今見數年之中荷蒙

上天



皇考默佑疊賜嘉祥茲又有河清之上瑞朕細推天人感應之理自非無因當由内外臣工能體朕宵衣旰食之懷洗陽奉陰違之習分猷効職有數端之善上合

昊天

皇考之心是以錫茲福慶以勵將來爾等試再思之人事甫修僅有數端之善即邀

上天

皇考之嘉貺若此倘能益竭忠誠事事皆善則其獲福又當

何如或由此而侈然自足怠惰前修則其獲譴又當何如可不慎乎可不懼乎况天道惡盈朕心方且因此益加戒儆所請慶賀典禮朕必不行朕念君臣之間實屬一體

上天

皇考既垂訓於朕朕即以此訓及諸臣

上天

皇考既錫福於朕朕即以此福及諸臣凡屬京官自大學士

尚書以下主事以上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步軍統領以下參領以上凡屬外官自督撫以下知縣以上武官自將軍提鎮以下參將以上俱著加一級其王公等管理部院都統事務者應如何加恩之處著宗人府議奏自茲以往內外臣工當益加黽勉精白乃心和衷共濟矢勤矢慎秉公去私凜

天鑒之匪遥念感應之不爽以至誠至敬仰承

上天

皇考之眷佑則受福孔多永永勿替矣勉之勉之

十四日奉

上諭太常寺無養廉之項

先農壇地租銀兩不必於修理

先農壇牆垣支用著賞給太常寺為養廉再各處修理

壇廟事宜從前俱著工部修理嗣後如有應行修理之處或

令太常寺會同工部官員估計交與太常寺修理或即

交與太常寺估計具題修理其動用何處錢糧並應於

何處奏銷之處大學士會同太常寺議奏

十五日奉

上諭向因年羮堯狂悖妄亂結黨肆行法難寬宥朕出於不得已將伊治罪又恐其黨援固結不散若將年羮堯諸子留在京師或彼此暗相比附又生事端深屬未便故將伊等徙居邊遠之地曾有旨遇赦不赦今見年羮堯正法之後伊平日同黨之人實皆悔過解散已無一人比附之者蓋年羮堯之結黨爲時尚淺是以易於解

散非如阿其那塞思黑蘇努阿靈阿鄂倫岱等之黨固結甚深如膠如漆牢不可破也凡屬匪黨若恃强不肯解散者朕立志必加誅戮斷不寛宥以整飭綱紀除國家之大害此皆伊等自取朕何容心伊等若肯實心悔過解散黨與朕即開恩寛宥矣今年羮堯之黨既散而當日平定青海伊亦著有功績著將伊子遠徙邊省者俱赦回交與年遐齡管束以示朕格外恩宥之至意

十七日奉

上諭各省所貯倉穀原備歉年賑濟之用實百姓性命所
關地方官員虧空倉穀者較之虧空銀兩其罪更為重
大是以朕即位以來時刻以倉儲為念總為民命起見
也雍正元年特頒諭旨令各省州縣於三年之內將所
虧倉穀悉行買補務期足數違者重治其罪嗣又屢頒
諭旨諄諄申飭並諭各該督撫若所屬地方有不能如
期補足情由亦據實陳奏乃江西巡撫裴𢕔度奏稱江
西倉穀俱已補足並無虧缺且有數人在朕前稱江西

乃產米之鄉不必多貯穀石應將江西現貯之穀酌量減數糶賣者今據邁柱摺奏現在查出江西州縣倉穀虧空甚多是裴𠛬度所奏顯屬徇隱欺罔而從前之奏稱江西穀石當發糶者想皆受裴𠛬度之囑託欲借此以掩蓋江西倉穀之虧空耳又據邁柱奏稱現在清查倉糧請將存七糶三之例暫行停止庶免朦混等語據此則江西從前之存七糶三不過借百姓之名以為掩飾官員虧空之計非真有出陳易新之事也裴𠛬度身

任封疆大臣為百姓所倚頼而忍以百姓性命所關之物化為子虛使屬官得其利百姓居其名有是理乎原任布政使張楷陳安策職司錢穀乃敢扶同欺隱以致倉儲虧缺若此從前裴𠌯度奏摺力薦張楷陳安策而張楷陳安策来京陛見亦極口稱賛裴𠌯度似此明係彼此徇情比附袒護屬員盜虚名而貽實患甚屬可惡陳安策著革職與張楷一同鎖解發往江西交與邁柱伊都立將虧空情由嚴加審訊裴𠌯度亦著革職與伊

等質審務將虧空之項徹底明白清楚倘張楷陳安策裴𢷬度仍然欺隱含糊不得清結定將伊等在江西地方正法以為私動倉儲輕視民命者之戒裴𢷬度張楷之居官因循苟且一味求悅於人故稱賛之者甚多即如阿大夫之譽言日至也而其實則事事廢弛於察吏安民之道全無裨益若田文鏡之居官杜絕私情不肯取悅於衆故謗議之者甚多即如即墨大夫之毀言日至也而其實則事事整理於察吏安民之道大有裨益

朕欲澄清吏治又安民生故於公私毀譽之間分別極其明晰曉諭不憚煩勞務期振數百年之頹風以端治化之本內外諸臣其共勉之

又

諭戶部據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奏稱乙巳綱商人呈稱感戴皇恩撫恤鹽豊課裕家足戶盈情愿公捐銀二十四萬兩以充公用以達微忱等語朕軫恤衆商是以減除浮費加添鹽斤種種施恩之處無非欲使衆商均沾

利益資本饒裕並不計其感激報効也伊等上年公捐銀兩朕因其既已捐出難於退還故令即於本地建立鹽義倉以裕積貯備地方之用今伊等又復公捐大非朕意但據噶爾泰所奏衆商情詞懇切著將此項銀兩令衆商各暫行存貯將来遇有公事動用之處再候諭旨或將此項任伊等資生利息亦從其便向後不必再捐又據噶爾泰奏稱衆商備伊公務銀八萬兩今一併交庫等語此係噶爾泰應得之項若有需用之處聽其自

行支用伊若不接受任其退還衆商朕不收受聞得煎鹽竈戶皆居住濵海之地離城最遠一遇歉收之歲覔食維艱若遠赴鹽義倉領取米石恐窮民多往返之勞朕意應計地之遠近人之多寡酌立數倉於近竈之地積貯米穀以備貧苦竈戶一時緩急之用令誠實商人經管其事若遇歉歲即以此為賑貸之資濟其困之著噶爾泰悉心經理即於乙巳綱商人公捐銀兩內酌量動用若干以為建倉積穀之費並遴選商人管理務

期實有裨益

又奉

上諭江西之民性情忠厚風俗淳良冠於他省且文風亦好朕甚嘉之數年以來該省大吏朕皆擇安靜和平者簡用之意欲使地方享無事之福也不料裴𠍋度張楷陳安策等負朕簡用之恩徇庇屬員輕忽民命將倉儲緊要之項悉聽官吏侵漁且借存七糶三之例以為遮飾虧空之計使民居其名而官飽其利且使良善之民

受貪劣官員之累忍心害理莫此為甚朕已遣清正大臣查出種種弊端又揀選州縣數十員命往將虧空倉穀之員悉行更換俾得徹底澄清方可以裕民食而除後患江西百姓須知朕愛養民生之至意倘有不肖官員因虧空敗露而揑稱民欠者爾百姓即赴上司告理切勿為其所愚使劣員得以漏網無以懲戒將来倘新任州縣官員私徇情面接受交代將虧空隱瞞經朕察出定將接受之員正法伊都立素性和平故用為江西

巡撫但其為人軟弱好沽虛名朕知其不能清查倉穀之虧空故特交與邁柱辦理若伊都立稍有掣肘沽名取悅於人之處朕必重治其罪邁柱辦理此事秉公盡心甚屬可嘉深得大臣之體著將此曉諭江西官民知之

又奉

上諭從前奉天將軍蘇努等深負

皇考委用之恩於任内之事漫不經心内懷狡詐貌為好人

沽取虛名將朝廷法紀滿洲制度盡行廢棄侵蝕庫帑
虧空倉糧種種罪惡不可枚舉朕即位以來雖悉心竭
力整飭修治於今五年尚毫無就緒頃據噶爾弼奏稱
盛京城内所有駐防兵丁六千名節年俱各搬移城外
或百里或五六十里居住等語駐防地方之兵丁聽其
散處僻遠有此理乎此事關係甚重皆由蘇努肆意擾
亂國政蔑視唐保住甘為蘇努犬馬曲意效尤所以二
十年来流獘一至於此伊等之罪至為深重盛京乃

太祖
太宗開基之地逼近
福陵
昭陵關係甚鉅著將蘇努家產交與嵩祝唐保住查明再儘伊等所有貲財俱帶往盛京以為兵丁搬移入城之費如有應交與都統之處即著交與都統令伊等効力贖罪六千名兵丁縱不能盡行搬移但搬移二三千名伊等之罪惡亦可少輕若不悉心効力定將伊二人正法

又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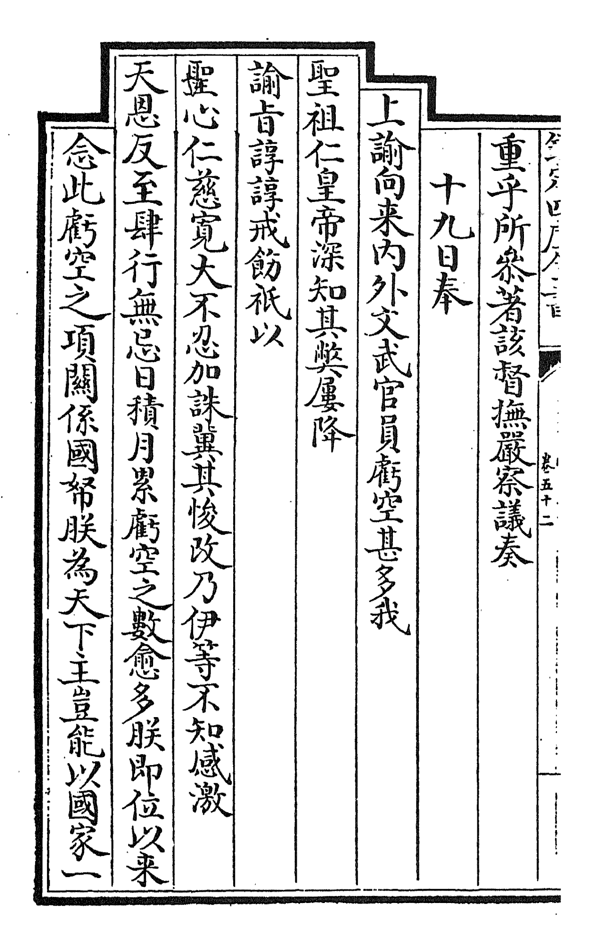
上諭據傅敏憲德奏稱鄭任鑰在布政使任內時為伊戚林西周代詳督撫得受販賣硝磺銀一千餘兩等語鄭任鑰在學政任內頗有清名為巡撫時聞說於應得之項亦不收受鄭任鑰既能邀此虛名朕亦不必詳察其真實今觀傅敏等所奏以硝磺違禁之物且湖廣地方苗猺雜處例禁更嚴而鄭任鑰身為封疆大臣縱其私人犯禁取利是鄭任鑰之為人於人所共知之處則强

制不取以沽清廉之名而於人所不知之處則暗中巧取以遂其營私之實況干法漁利至於如此不知清廉之官當如是否耶彼意在於名實兼收而不知其終歸敗露小人枉為小人而已又如湖廣社倉一項楊宗仁殫心經理勸導百姓勉力公捐以裕積貯而鄭任鑰身為廵撫徇庇屬員聽其侵漁置之不問以致民間辛苦蓄積之物皆化為烏有但知取悅於屬員不顧民生之緩急尚得謂之愛養斯民者乎以上情由著鄭任鑰明

白回奏

又湖廣總督傅敏等摺奏鄭任鑰違禁私賣硝磺臣等受恩深重不敢徇隱奉

上諭所奏甚屬可嘉凡事皆當如此據實入告方可以振數百年之頹風若以此為嚴刻以此為攻發人之隱私而互相蒙隱則私弊何日得絕吏治何由能清至奏稱受恩深重不敢徇隱等語所見甚為狹小凡屬臣工皆當存如是秉公之心行如是報國之事豈問受恩之輕



重乎所參著該督撫嚴察議奏

十九日奉

上諭向来内外文武官員虧空甚多我

聖祖仁皇帝深知其弊屢降

諭旨諄諄戒飭祇以

聖心仁慈寬大不忍加誅冀其悛改乃伊等不知感激

天恩反至肆行無忌日積月累虧空之數愈多朕即位以来

念此虧空之項關係國帑朕為天下主豈能以國家一

定之經費任貪官污吏之侵漁令小人藐視國法可乎且聞貪婪之員平日侵蝕國帑而於被參之後則將所有貲財或藏匿於衙署或送歸於鄉里或分寄於宗族親黨之家及接任官查出虧空則故作貧窶之狀希冀遷延數年援家產盡絕之例以圖豁免此種伎倆朕知之甚悉而內外臣工條陳此事者亦甚多是以朕從衆所奏將被參虧空之員搜查其官囊家產並及其寄放之處蓋不欲使貪污之輩盜國帑剝民膏以飽囊橐也

此輩本有應死之罪但朕念弊端已久相習成風若遽然按律治罪則誅戮者衆幾於不教而殺此心有所不忍若仍任其溫飽朕心又有所不甘故令其完補虧項而復全其性命此朕仁育義正用中之大道而無知小人妄以為嚴刻乃坐井窺天之輩亦無足論也朕意原欲暫行二三年俟天下咸聞朕諭共知朕心之日若再有犯者則按律治罪今已曉諭四年不得謂之不教而殺矣上年已令九卿酌定條例向後倘有侵欺虧空之

員則按所定之例治罪有應正法者即照例正法其搜

查宦囊家產並追及於寄放宗族親黨之處應不必行

矣自此諭下之日俱著停止伊等若知朕化導保全之

恩盡洗從前侵剋之弊實伊等之福亦朕之所深望若

仍執迷不悟顧貲財而不恤身命亦其自取不足憫惻

二十日大學士富寧安等議奏賞給奉天等處將軍

養廉之項奉

上諭將軍乃邊境大臣一應動用之處甚多別省將軍俱

已量給養廉銀兩惟奉天黑龍江船廠三處將軍並無養廉之項著將長蘆鹽課餘銀内動用六千兩分給三處將軍朕思旗下大臣及有職掌之官員亦宜量給養廉銀兩著動用兩浙鹽課餘銀一萬兩分給兩翼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前鋒叅領護軍叅領前鋒侍衛等再動用兩淮鹽課餘銀二萬四千兩分給八旗都統以下至叅領等

二十三日

諭吏部內外各官皆有職業不可一日曠缺屬在大員尤為緊要外省督撫在任丁憂者已令聽候諭旨到日方行離任嗣後三品以上京官陞轉之日其原任內若無同堂辦事之人仍令本人辦理俟爾部具本開缺奉旨補用人員之後方行卸事其兼管別衙門者亦一體遵行庶職任不致或曠

二十四日

諭火器營大臣火器營甚屬緊要馬上教習熟練方為有

葢凡屬滿洲以騎射為根本不可專習鳥鎗而廢棄騎射兵丁在馬上射箭放鎗著加意熟習再兵丁內有自已養馬學習鳥鎗技藝及勤謹効力當差者爾等即當奬勉以優等記名其或行走不及者當誘掖勸導葢教訓兵丁須如教訓自已子弟不可遽加呵責若有下愚不移之人或經再三教訓終不悛改仍然行止妄亂者豈可留之京師爾等當即行奏聞發遣爾等凡遇齊集訓練之處將朕諭旨須諄諄勸誘明白曉諭官兵

又奉

上諭蔡珽向在四川巡撫任內官資甚厚伊年来作威作福衆人趨奉即據伊所奏收受餽送之物已經不少如李紱塞爾圖之親密朋友亦甚多自然幫助伊祖墳在永平府目今永平城垣應加修理着蔡珽即於城工効力伊不必親身監督令其子弟家人代辦伊若有往来閱看之處奏聞前往

又奉

上諭上年臘月內據蘇州巡撫陳時夏摺奏所有蘇松撥運福建米十萬石部文行令易穀二十萬石運往但運穀脚價繁多若將米石運往可省脚價一半且今年蘇松等處州縣有數處被水微覺歉收閩省收成豐稔此米原備積貯之用尚非急需等語朕因蘇松等處被水歉收又聞閩省秋成豐熟是以批陳時夏奏摺云用米運閩准爾所奏爾可就近酌量若蘇松等處米石果少即將運閩之米題請暫停運送亦可朕此批示總因地

方各有緩急當因時制宜不可執一而論也今據福建總督高其倬奏稱閩省現在需米平糶此時風水順利正好運送令江南將米陸續發往若遲至南風時候便難行走等語該督既稱閩省需米平糶著將江南米石即速陸續運往不必拘定一齊發行務趁風水順利之時將所發之米運到以濟閩省之用

二十七日內閣九卿等議奏江南合肥縣叅革知縣馬倬江西宜黃縣叅革知縣胡虞繼夤緣請託妄遞

供單照越訴律治罪奏

上諭馬倬胡虞繼俱係查嗣庭門生寅緣請託妄遞供單情由可惡今但照越訴律治罪不足為黨比營求者示戒況伊等本省俱有審理未結之案馬倬胡虞繼理應靜聽審結若果有寃抑亦應遵旨向都察院具呈申訴乃於查嗣庭經過之時藉師生情分希圖囑託鑽營非尋常通倖書信可比此等惡習斷不可長今馬倬胡虞繼既有應發往江南江西質審之案著將馬倬胡虞繼

鎖拏解往佟伊等案件審結之日解送來京另議奏聞

二十八日奉

上諭地方水利關係民生最為緊要如江南戶口繁庶宜更加修濬時其蓄洩以防旱澇向來屢有條奏之人但未經本省督撫奏請朕意亦久欲興修以資農務因海塘工程正在營治且水利事關重大必得實心辦事之人方有裨益即如目今畿輔水利賴有忠誠任事之怡親王始可興此大工不然則亦未敢輕易遽行也我

皇考念切民依周知稼穡因康熙四十六年巡省江浙所至
必細驗水土燥濕高下之宜詳考五穀種植之性
躬親講求將附近太湖及通江湖之處條分縷析
特頒諭旨令江浙督撫於蘇松常鎮杭嘉湖地方疏濬河港
以資灌溉修建閘座以便啓閉皆動用公帑錢糧不使
絲毫出於民力恩至渥也乃當時督撫諸臣不能實心
仰體惟以虛文奉行糜費帑金二十餘萬大都飽於官
吏之侵漁而無實效深可痛恨朕即位以來事事仰繼

皇考之詒謀永圖民生之遠計本欲俟直隸水利興修之後
令怡親王前往江浙地方相度情形商酌興修之舉今
巡撫陳時夏特行奏請且稱費用不過十餘萬兩即可
成功據陳時夏陳奏應是地方不可遲緩之事副都統
李淑德昔任江南松江府同知諳悉水利事宜曾經條
奏頗為明晰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年力精壯現在閒
居著李淑德陳世倌會同巡撫陳時夏總河齊蘇勒總
督孔毓珣悉心踏勘詳加酌議倘河工緊要齊蘇勒不

能親身前往即行文知會商酌定議具奏凡建立閘座疏濬河流務期盡除淤塞以杜泛溢之虞廣蓄水泉以收灌溉之益其一應公費俱動用庫帑支給一切工程交與李淑德陳世倌監督辦理並諭吏部將現任部屬及候選部屬府州縣人員內有具呈願往効力者挑選十餘人帶往江南不必令出貲財惟令辦理事務交李淑德陳世倌二人酌量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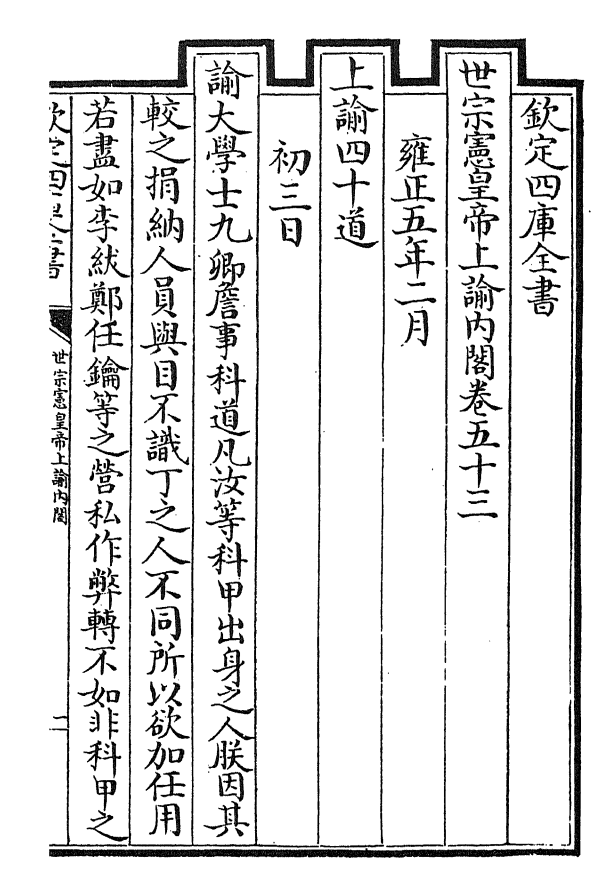
二十九日奉

上諭太常寺卿鄒汝魯進河清頌內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之語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事事效法
皇考凡朕所行政務皆
皇考已行之舊章所頒諭旨皆
皇考已頒之寶訓初未嘗少有所增損更張也朕已屢行曉諭中外大小臣工無不知之今鄒汝魯所云舊染維新風移俗易不知其出自何心亦不知其有何所指且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何政按尚

書曰舊染汚俗咸與維新此處豈可引用耶鄒汝魯前在奉天府尹任内並不實心供職諸事怠忽聲名亦甚平常來京陛見條奏數事皆屬荒唐不可行之事因轉用為太常寺卿朕見伊言動舉止知非端方之人又因伊弟縱容家人生事被叅革職伊心懷怨望形於顔色今兹河清之瑞朕並未令臣工進獻詩文鄒汝魯若不善文詞原可不必陳獻乃於所進冊頁内出此悖謬之語顯係譏訕甚屬可惡著交與九卿公同嚴審定議具

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三

雍正五年二月

上諭四十道

初三日

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凡汝等科甲出身之人朕因其較之捐納人員與目不識丁之人不同所以欲加任用若盡如李紱鄭任鑰等之營私作弊轉不如非科甲之

人矣非科甲者作弊易於敗露科甲之人作弊巧詐隱寄互相袒護往往不即敗露其害轉大汝等宜思天人感應之理絲毫不爽果能至誠秉公致朕於堯舜之君朕必委曲保全盡令爾等為臯夔稷契之臣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則天下永享太平即爾等子孫亦蒙其福爾等各宜自思朕在藩邸受

皇考四十年教訓之恩今日以之教訓爾等似此遭逢豈易逢耶

朕所以誨諭諄諄者蓋欲諸臣屏去虛文崇尚實政以仰答

天眷耳且朕亦並非謂已治㕁求其治也爾等試思今天下之大果事事就理耶爾等讀書原欲致君澤民建功立業流譽於無窮但功名富貴所謂是有命焉不可倖而致也即禍患災難亦有命焉不可倖而免也但當誠意正心竭盡忠藎以為立身事君之本而已爾等清夜捫心思朕所以誨諭諄諄者果何所為而然實欲國泰民安衆共受福也朕之所為並無成見不過渴飲而飢食夏葛而冬裘光天化日因物而施耳現今黃河澄清朕

實不敢以為瑞愈滋恐懼修省之心也

又

諭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督撫提鎮等猓苗素稱兇悍加以漢奸販棍潛藏其中引誘為惡以致燒殺刼掠毒害善良居民深受其擾今督臣鄂爾泰等奉旨勦撫業已擒獲兇苗販棍正在撫恤地方籌畫久遠之計朕聞滇黔蜀粵四省接壤之區猺猓雜處不時統衆越境讐殺攪害鄰封地方文武官員往往以責任不專彼此推諉苟

且因循以致塵案莫結者甚多此天下之共知共聞者如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控一案遷延數年之久尚未審理朕已降旨督責此即其明証也况各省所設汛防在於腹內而猺獞則環居腹外防範難周遇有殺掠必待事主稟報始行追捕往返躭延兇徒已遠遁矣四省督撫提鎮宜各委賢員於四省接壤之地勘明界址凡猺獞販棍往来要路設立營汛派撥遊守等官帶

領弁兵駐防稽察倘有越境讐殺刦掠之事即時擒解不使漏網其委防弁兵以一年為期即於四省附近營伍内輪流撥換如一年之内無越境生事之人有而能逐名拏獲者四省督撫提鎮會同保題從優議叙兵丁量加賞賚倘有貪功生事騷擾地方者立即題參從重治罪朕意如此於地方有益與否其如何分界設汛派撥弁兵經理妥協之處著四省督撫提鎮悉心商酌定議具奏

又

盛京刑部侍郎王朝恩奏員外郎滿達禮盧領買米帑金失於覺察自行檢舉奉

上諭王朝恩著嚴察議奏噶爾弼尹泰俱係朕赦罪擢用之人因盛京向来風俗頹壞特命前往令其稽查積弊整頓陋習有應奏聞之處即應奏聞此等領銀不行採買情弊盛京內外無有不知者伊二人如云不知則是伊等於地方之事全不留心訪察負朕任用之恩其罪

更大如云知而不叅則徇情隱匿可乎著噶爾弼尹泰明白回奏至動用錢糧事件該御史有稽察具題之責況傅色納差往盛京時朕有諭旨令其一應事務留心稽察奏聞今何以不將滿達禮等領出庫帑不買米石情由查叅之處亦著明白回奏

又福建總督高其倬奏報叅革興泉道陶範自縊身死奉

上諭從前因蔡珽慢罵屬官以致重慶府知府蔣興仁憤

激自盡一案朕念一介小民偶有此事尚應報官詳察焉有身叨一命之榮而輕生若此或有萬不得已之情爰降諭旨嗣後大小職官若有自盡情節令該督撫等據實具題明白歸結誠恐上司凌逼屬員致受寃抑也乃其俾毛文銓素性和平非凌虐屬官之人而參革之興泉道陶範不俟審理明白輕生自縊其中若無别項情由何不静候審訊再將屈抑之處遵朕從前所降之旨赴都察院申訴况陶範被參之案其罪不至於死料

必以為官職家財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賴留貲財為子孫之計情節顯然即如上年肇高廣羅道李濱與李秋聯譜肆志妄行以致虧空及被楊文乾叅劾乃輕輕抹頸挾制上司此皆因平日情弊敗露故捨命抵賴似此刁惡之風亦不可長著將陶範嫡親子弟并家人等令該督撫嚴審所有贓欵著落追賠具奏

又四川廵撫馬會伯叅奏揑報貢生病故之原任教授彭鎔奉

上諭胡耀祖出外遊學多年不歸以致該學教官彭鎔誤聽傳聞將伊造入病故冊内此亦情理間有之事非有心作弊也及彭鎔聞知胡耀祖現在即自行檢舉是彭鎔本無大過不至重譴也至於彭鎔之子唯恐有累伊父考成私求和息亦世俗之常態總之此事前後始末非實有情弊關係吏治民生者比且胡耀祖既許和息而又復行控告明係苛索無厭不肯安靜之人若必將此等事一一題參窮究恐生事之徒開借端爭訟之漸

著將馬會伯題參之處不必究問

初四日奉

上諭詹生効力令其回籍者宜添令其照班叙用字樣若止令其回籍豈不似得罪發回原籍耶

又奉

上諭前據李紱奏稱田文鏡欲監斃黄振國以滅其口等語著將黄振國再行細訊田文鏡有何不公不法之事為黄振國挾制而必欲置之死地以滅其口黄振國係

必應正法之人此時有何顧忌田文鏡若果有不公不法之事著伊據實供出並不因其供出田文鏡之短方行正法亦不因其不供出田文鏡之短遂可邀寬減也據黄振國供稱伏讀上諭說黄振國之罪不至斬決可見皇上至聖至仁原不要殺我是李紱蔡珽謝濟世三人要殺我等語朕前謂黄振國之罪不至於斬決者乃謂從前田文鏡參劾之案其罪本不至於死地及被參之後蔡珽為之黨護李紱為之陳奏謝濟世又為之翻

案鉤結黨搆造作蜚語撓亂國政誣陷大臣為世道人心之害所關甚大是黄振國之罪雖服極刑而有餘尚得謂之罪不至死乎但其所以致此不可赦之死罪者實由蔡珽李紱謝濟世三人成之也著並諭黄振國知之黄振國之孫黄忠衡既有應行質審之語著俟提解到日一併審明具奏

又

諭直省督撫提鎮等向例千把總俱由督撫提鎮拔補往

往以其家人長隨及私自効力請託夤緣之人補用徇情面而無公道以致老弱不堪之人得授千把總者甚多其所管汛地道路之遠近俱茫然不知而兵丁內年力精壯技勇可觀者轉不能得一官職甚為可憫此朕所深知者千把總職掌關係營伍有稽查汛地管束兵丁之責又為行伍出身之途若聽其因循冒濫何以整飭戎政鼓舞兵心今定半年之限令該督撫提鎮將所轄千把總內除曾經効力久歷行伍中尚堪任使之人

外凡有老弱不堪不能稱職者秉公細加看驗考試盡
行沙汰不可姑容一人即其中有沙汰甚多者朕亦從
寬不究其向來姑容之罪其所沙汰之缺務將兵丁內
年力精壯技勇可觀之人從公選擇拔補不得仍蹈故
習俟半年限滿之後朕當再降諭旨或於本省布按大
員內派人查看或特差部院大員前往查看如各省千
把總內仍有老弱不堪不能稱職之人則該督撫提鎮
有何顏面對朕卿等當自忖也

又內閣九卿翰詹科道議奏江西考試官查嗣庭俞鴻圖收受舉人牌坊銀兩除查嗣庭大逆不道另案歸結其巡撫汪漋布政司丁士一副考試官俞鴻圖應按律治罪奏

上諭舉人牌坊銀兩分送主考官向來亦相沿行之尚非贓銀之比但謂主考應該收受亦非也汪漋之過在於身為封疆大臣而與欽差主考為房屋交易之事應加處分以儆將來但其為人尚老成著降四級以京員調

用丁士一由部曹擢用御史比時隆科多曾屢奏其人不可信用朕特簡為巡臺御史隨陞福建按察使又陞授江西布政使伊受朕格外擢用之恩當於地方一切有關國計民生之事悉行奏聞方是乃丁士一負朕深恩並不實心効力其在福建時阿附滿保黄國材於地方積弊多端俱行隱匿並不陳奏及至江西又阿附裴𢈪度且以布政司職掌之錢穀任各州縣處處虧空竟置若罔聞既不稽查又不揭報其扶同徇隱那移侵蝕

之罪顯然著革職發往高其倬處或有應修城工或别有地方工程派伊出數萬金効力倘不盡心効力定行從重治罪俞鴻圖人尚老實著革職在翰林院編修内効力行走倘三年無過准其開復至查嗣庭俞鴻圖名下追出收受牌坊銀兩既非贓銀不必入官俟江西會試舉人來京應試後無論中式不中式者俱按名散給

初五日奉

上諭據河道總督齊蘇勒等先後二次奏報黄河之水於

上年十二月初九日漸清至十六十七十八等日湛然澄澈至二十二日止自河南虞城縣至江南桃源縣共六百餘里據總督孔毓珣奏報與齊蘇勒大畧相同據河南巡撫田文鏡奏報臣於上年十二月初九日自衛輝府兌漕事竣至祥符縣渡河親見浮氷開凍之處微覺清澈隨委員查看見黃河自陝州以下東至虞城一千餘里悉皆澄清又於今年正月初二初三等日委員親至河口看視尚然清澈又據初六日同知劉永錫稟

報河水猶清據副總河嵇曾筠奏報與田文鏡大畧相同又據河南巡察給事中張元懷摺奏黃河之水至正月初九日尚見澄澈又據署山東巡撫塞楞額奏報十二月初九日曹縣地方忽見黃河漸清至十五六七八等日澄清徹底又據四川學臣任蘭枝到京口奏於正月初九日在潼關渡河親見河水清澈計地在陝州以上二百餘里朕將諸臣所奏合觀之時日多寡不同道里遠近亦不畫一既蒙

上天恩賜嘉祥即一日二日比邑連村皆為福應初不在時日之多寡與地方之遠近也今諸臣所奏大概相同其中微有不同者或因奏報之先後或因各處之情形或因管轄之疆界地連五省豈能一轍此亦理勢之常但事關希逢之瑞必應將如何同異之處分晰明白以為徵信著總河副總河及河南山東山陜廵撫委員確查各據實事公同會疏陳奏不必扶同附會纎毫假借有負朕敬承

天貺之至意

初六日奉

上諭去年田文鏡奏稱正月內糧船俱已出境朕語李紱據李紱奏稱今年雨水大於平時幸而糧船得早出境此後安能盡於正月內即行出境朕云此事朕亦難於預定到明年再看今據田文鏡奏稱今年糧船於正月十二日即皆出境等語將此交與大學士九卿等著問李紱伊尚有何說著明白回奏

又

諭兵部水師甚屬緊要現今天津設立水師滿洲官兵操練學習其江寧駐防滿洲官兵亦應照天津水師之例設立水師令其操練鎮江水師現有船隻將此船内酌量撥給江寧將軍令其學習操練至如何操練應撥給船隻若干或船隻不敷作何添造之處爾部一併定議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三月十八日為
皇考聖祖仁皇帝萬壽聖節舊例於是日虔誠齋肅禁止屠宰今應永遠遵行
至聖先師孔子師表萬世查八月二十七日為
聖誕之期亦應虔肅致敬朕惟
君師功德恩被億載普天率土尊親之戴永永不忘而於
誕日尤當加謹以展恪恭思慕之忱非以佛誕為比擬也著
內閣九卿會同確議具奏

又奉

上諭修舉水利種植樹木等事原為利濟民生必須詳諭勸導令其鼓舞從事方有裨益不得繩之以法若地方官員因關係考成督課嚴急則小民轉受其擾矣著直隸學臣轉飭教職各官切加曉諭不時勸課使小民踴躍興作若地方官員怠忽不加勸導或有逼勒過嚴者著學臣稽察奏報三路巡察御史亦著善為勸導悉心稽察如地方官有奉行不善之處即行據實奏聞

又奉

上諭朕昨日閱前鋒等射箭甚屬可觀今日看鑲黃旗護軍等射箭亦好朕心甚喜再將護軍馬兵令八旗都統副都統護軍統領護軍參領驍騎參領等每人或一百名或五十名或二三十名各分定數目教習或教習一年或教習半年朕將伊等所教習之人名来驗看如好朕自有恩賜如不好將伊等治罪其實心教習與不實心教習者朕自知之爾等將兵丁照常訓練外此分派

教習數目如何分派之處著八旗大臣護軍統領會同
議奏
又奉
上諭據署理廣西巡撫韓良輔摺奏天河縣獄內拘禁莫
東旺一名係李紱批飭枷責追贓結案之犯乃遷延一
載尚未發落以致蠻獞糾集多人推倒土墻將莫東旺
搶去等語此係李紱甘汝來任內之事伊二人身為封
疆大臣此等細事不能早行完結遲延日久以致蠻獞

敢於妄行有關國體著將韓良輔奏摺發與李紱甘汝
來看令二人明白回奏　李紱甘汝來遵
旨明白回奏奉
上諭據李紱奏稱莫東旺一案經臣審結臣即起身赴直
隸新任其因何遲延一載尚未發落之處無由得知等
語夫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古人於罷官之後尚
以國事為念豈有李紱陞任總督不將此事明白交付
接任巡撫囑其早行完結之理著將李紱甘汝來交部

叅議具奏

又戶部議覆御史陳學海條奏禁止重耗士民一體

各省應行畫一奉

上諭火耗原非應有之項乃迫於時勢不能全行禁革耳

故加重耗者必重治其罪而賢員愛養斯民將舊有之

數亦可輕減若一經督撫題定數目則火耗遂成定額

雖遇清廉之官亦不能裁減而遇貪劣之員又將多取

於此數之外以飽私槖必致重累民生該御史請令督

撫具題該部即照所請議覆均屬不合此處不准行
又湖廣總督傅敏奏請動用耗羡銀兩修築沿江堤
岸奉
上諭據傅敏奏稱荆州地方沿江堤岸例係民堤民修今
請動用耗羡銀兩修築令監修官防護等語朕思耗羡
銀兩亦係小民脂膏凡地方應修工程於民生實有裨
益者即當動用帑金辦理不必取給於耗羡但此處既
係民堤若修理之後即算欽堤則凡遇隨時補葺之處

小民不敢干涉轉致踈忽且恐頑劣之民恃有朝廷歲修之例不肯用心防護以致潰決害及田廬而民受其累此等處皆當預為籌及荆州沿江堤岸著動用帑金遴委賢員監督修理修成之後仍筭民堤令百姓加意保護隨時補葺俾得永受其益其如何令地方官員稽查照看俾永遠保固之處著該督撫會議具奏

又安徽廵撫魏廷珍參奏寄監盜犯馬七等四名在逃應將踈脫之獄卒治罪奉

上諭此案強盜四名俱係擬斬重罪乃地方官並不牢固監禁以致越脫情殊可惡從前山東巡撫陳世倌任內有盜犯脫逃嚴加處分之例此案盜犯四名著魏廷珍嚴行緝拏如限內不能拏獲將魏廷珍照陳世倌之例議處

初八日奉

上諭廣東巡撫楊文乾條陳廣東事宜三本一本係肇廣二府修築圍基之事據楊文乾奏稱頂冲之處必須用

石工修築方能永久約計各項工程非數十萬金不可
據阿克敦摺奏則云本地百姓言土堤易於修理若用
石工將來民間力量不能修補轉於地方無益是以會
稿時未曾列名等語據此則二人意見不同其應如何
修理之處難以遙定俟孔毓珣楊文乾到京時令九卿
會同確議具奏一本係廣東積貯倉穀之事據楊文乾
奏稱廣東一歲所產米石即豐收之年僅足支半年有
餘之食合計通省須積穀四百餘萬石等語夫本省所

產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在歉年則有之若云每年如此即豐歳亦然恐無此理朕思廣東之米所以不敷廣東之用者或田疇荒廢未盡地利或興作怠惰未用人工或奸民貪得重價私賣海洋三者均未可定每年漕運進京之米亦不過三百餘萬石以廣東一省而積四百餘萬石之穀為數太多難於查核而又當嶺南潮濕之地能保無黴爛之虞乎今廣東各屬現報存倉之穀一百六十餘萬石去冬又令廣西運穀三十萬石以備

廣東之用是廣東已有穀一百九十餘萬石若此數實貯在倉顆粒不缺則一時需用儘足支應不慮匱之矣朕前曾降諭旨言外省巡撫如田文鏡李衛楊文乾之實心任事自然感召

天和年穀豐稔想楊文乾因朕此旨惟恐地方一時有緩急之需而米穀不足關係伊之聲名故防之於未然而不覺其言之太過耶一本係請開捐納以築圍基以備積貯之事既為地方需米起見一開捐納則米價反致昂

貴於民不便故上年冬底為廣東籌畫積貯九卿議開
運穀捐監之例其所以令其運穀者即是此意若云開
捐收納銀兩再委員採買於鄰省則何不動用庫帑採
買而必廣開事例乎況廣東既有運穀捐監之例則將
來米穀自然日益加多想楊文乾具本時尚未知運穀
捐監之議也以上二本亦俟孔毓珣楊文乾到京之日
九卿會同定議具奏至廣西撥運廣東之穀三十萬石
仍遵前旨即速運送

初九日奉

上諭緝盜乃安民之要務宄暴不翦則善良不獲寧居故立法不容寬貸祇因同夥多人其中原有被人誘脅而非秉性奸回屢行刼奪者朕仰體

聖祖仁皇帝好生之仁施恩法外必須各省督撫大吏實心奉行分晰至當使積賊大盜不至漏網方為用法之平倘姑息養奸意謂多寛一人即可造福是乃縱盜殃民其造作罪孽更甚於嚴厲苛刻者嗣後督撫所議減等

之盜犯倘至發遣之處怙惡不悛一經發覺定將原議之督撫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浙江杭嘉湖三府上年秋冬之間雨水稍多收成略覺歉薄今年青黃不接之時已令地方官商酌平糶以濟民食但念米價雖不至昂貴而無力窮苦之民本無糴米之資甚屬可憫著動用庫銀四萬兩令巡撫李衛會同將軍鄂彌達觀風整俗使王國棟悉心商酌於地

方或開濬河道或修理城垣堤岸令小民就近傭工藉以餬口倘四萬金尚不敷用著李衛等再行具奏請旨

十六日奉

上諭朕聞陜西鄭渠白渠龍洞向來引涇河之水溉田甚廣因歷年既久疏濬失宜龍洞與鄭白渠漸至淤塞堤堰大半坍圮醴泉涇陽等縣水田僅存其名深為可惜特令該督岳鍾琪詳酌興修今據該督親勘奏稱龍洞急宜挑挖鄭白渠務當疏濬更須修築堤堰建設閘口

以俾堅久已於西安布政司庫貯公用羨餘銀內先動一千兩委員將龍洞鄭白渠及時挑濬其建閘工料約估銀七千兩請亦於司庫存貯羨餘銀內動用等語朕惟興修堤堰乃於民生大有裨益之事著動用正項錢糧俟一切工程告竣造報工部查核務期渠道深通堤堰堅固俾農田得以永賴以副朕保惠元元之至意

十八日都察院條奏兵馬司指揮章廷圻虧空平糶米錢應革職奉

上諭五城減價平糶米石乃朕軫恤貧民之意所關甚要今東城兵馬司指揮章廷圻將賣米之錢借易銀名色發與各舖戶通同取利任意拖欠以致虧空銀六千餘兩誤國計而害民生甚屬可惡伊等既將公帑取利分肥應加倍追賠著將章廷圻革職並舖戶馬君章等俱交刑部嚴審定擬其虧空銀兩著落章廷圻家產如數追賠一分馬君章等名下亦如數追賠一分將先完一分抵補帑項後完一分交與養濟院育嬰堂等處為賑

恤之用京師人民輳集時有平糶之事必如此懲治庶不肖之徒方知畏懼而不敢玩法矣

二十日

諭大學士等前據汪漋奏稱江西地方舊有落地稅白潢為巡撫時將稅銀裁革不令商民完納而以巡撫司道公捐銀兩代完每年假造花名冊籍報部其舊有收稅大使等官仍設立如前而接任巡撫王企埥裴𠑊度皆照白潢之例行等語夫國家經制錢糧豈臣子可以意

為增減若江西此項稅銀不應徵收則白潢應奏請於
聖祖仁皇帝施恩豁免若係地方應徵之項則自應令商民
完納何得將公捐銀兩代商完課曲市私恩以博無知
小人之稱頌並不計及將來之可長行與否且此端一
開他省督撫何以催辦國賦似此沽名邀譽大奸大詐
之行為豈人臣事君之道且江西吏治之壞皆由於白
潢而近日參出虧空亦復甚多皆由白潢當日徇情市
恩苟且姑容所致爾等同九卿詢問白潢回奏至於汪

漋身為廵撫凡事不能據理而行乃將白潢所行悖理之事奏聞於朕冀朕批示朕若批令將稅銀豁免則是
國家之經費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所未免者而朕安能任意輕免之耶若批令仍向商民徵收則是白潢已免之項而朕復行徵收無知愚民豈不歸怨於朕乎若批令照白潢之例以公捐銀兩代商完課則國體何在有此治天下之道乎爾等同九卿將此詢問汪漋回奏

又奏

上諭大興縣民楊四毆傷馬順身死一案李紱援照鄭雄救母毆死鄭義公准其免死減等之例具題楊四護父以叉桿將馬順打傷仆地又用叉桿毒打並踢其腰眼殞命而李紱乃云致死出自無心且援鄭雄救母之例為比與此甚屬不符夫殺人者死律有明條若遇有應寬之處朕亦必令廷臣再三酌議而後定人臣辦事自當按律定擬李紱安得以己意寬縱枉國法而市私恩

著九卿詢問李紱令其明白回奏

二十二日江蘇巡撫陳時夏奏請留漕五萬石以備

江蘇平糶奉

上諭從前陳時夏摺奏用米運閩可省腳價一半朕已批示准行續經高其倬奏稱閩省現在需米平糶具江南撥運之米當乘時運送等語比時朕即特頒諭旨令江南將米十萬石陸續運往以濟閩省之用此乃酌量二省緩急之處降旨甚明著遵此旨仍將十萬石之數運

送閩省餘著該部速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敬覽

聖祖仁皇帝實錄內載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大學士等奏

旨山東人民出口種地者多至十萬有餘伊等皆朕黎庶既到口外種田生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但不互相對閱查明將來俱為蒙古矣嗣後山東民人有到口外種地者

該撫查明年貌籍貫造冊移送稽查由口外回山東去者亦查明造冊移送該撫覆閱稽查則百姓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釐矣欽此朕披讀之下仰見我

皇考聖慮周詳撫民懷遠之至意此事今尚行否其直隸山西民人亦有往口外種地者亦照此例行否著大學士等查奏

又

諭順承郡王錫保等據拉錫等條奏善平縣該城掌印旗

員米成格隱匿九千晌地畝將所收豆草侵欺入己等語夫盛京地方皆係將軍等所管轄將軍等如果實心為國家辦事凡事嚴察何至於隱匿地畝如此之多此皆由蘇努任將軍時專意營私肆其巧詐以沽虛名貌為好人將官兵等毫不約束稽察敗壞公事擾亂國政而接任將軍蒿祝唐保住悉皆蘇努犬馬一味逢迎蘇努將國事漫不經心止知曲意效尤以致隱匿地畝有如此之多此皆由蘇努蒿祝唐保住之所致也今若將

隱匿地畝之人嚴審治罪亦應先將蘇努萬祝唐保住治以重罪再將他人治罪方為允協且若將拉錫等所奏將歷來隱匿地畝侵欺錢糧之人一一查出治罪則牽連之人必甚衆而況從前又並未曾稽察乎爾等可將朕諭旨行文拉錫等令其曉諭衆人如有隱匿地畝之事著親自具呈出首凡兵丁小民親自出首者皆免其治罪雖官員等親自出首者亦免其治罪倘仍照從前隱匿不肯出首一經敗露必從重治罪將此明白

出示曉諭官員兵丁小民等知之再朱成格係現任掌
印旗員不比從前之人朕特旨派出大臣到彼丈量地
畝伊理應即將從前隱匿地畝侵欺豆草之處據實出
首乃並不出首仍然隱匿地畝情殊可惡著將朱成格
照拉錫等所奏革職俟病少痊即行鎖拏會同盛京戸
部將軍等嚴審定擬具奏

二十四日理藩院議奏鑲黄旗查哈爾旗分尼魯特
世襲佐領鄂爾哲爾圖等控告總管拉布坦等强娶

諾爾布之女擅奪銀物應遣官究審奏

上諭看來總管拉布坦等所行之事是實其新來投誠之

厄魯特等原係

皇考深加憫恤施恩養育之人朕亦深加憫恤施恩養育伊

等無有不知拉布坦等甚屬無耻欲强娶諾爾布之女

擅奪銀兩情殊可惡拉布坦及筆帖式羅卜藏俱著革

職究審此番究審不可不遣大員前往著將副都統岳

爾岱奏布派往再將爾衙門好司官筆帖式各派一員

隨伊等速往究審伊等到彼究審之時若有應鎖拏夾
訊者著即鎖拏夾訊再令岳爾岱泰布等到彼將衆厄
魯特傳集曉諭云爾等內亦有投誠者亦有擄獲者從
前
聖祖仁皇帝格外加恩授爾等以官爵畀爾等以產業今皇
上於爾等恩施勿替長養阜成豈肯容總管等肆意妄
行侵漁凌虐乎朝廷所以揀選人員授為總管令其約
束者特為教育爾等恐爾等隨然廢生理之故如果約束

有方爾等不知遵奉亦屬不可今拉布坦等所行甚屬

悖謬不堪嗣後總管等如再勒索爾等物件即赴該衙

門控告毋得隱匿

又甘肅巡撫石文焯叅奏趙之壁應賠伊父趙弘燮

贓銀並不依限交納應革去世職嚴追還項奉

上諭趙良棟宣力疆埸勞績懋著是以

聖祖仁皇帝將趙弘燮等加恩擢用畀以封疆重任乃趙弘

燮深負

高厚之恩居官貪劣贓私纍纍其名下應追各項銀兩本應
將趙之壁革去世職嚴追完項但朕念趙良棟昔日功
勲格外施恩及其後裔著將趙之壁從寛免革職銜其
應追銀兩亦著免追留與伊等養贍以示朕優眷功臣
之至意所有承追督催各官亦免查叅
二十八日奉
上諭閩廣兩省督撫常稱本省産米甚少不足以敷民食
總督高其倬亦曾具奏巡撫楊文乾則云廣東所産之

米即年歲豐收亦僅足供半年之食朕思本省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在歉歲則有之若云每歲如此即豐收亦然恐無此理或田疇荒廢未盡地力或耕耘怠惰未用人功或奸民希圖重價私賣海洋三者均未可定昨曾面諭九卿令廣西巡撫韓良輔奏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財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烟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稀豈能以所產供鄰省多人之販運等

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知閩廣民食之不敷有由来矣著二省總督廵撫等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至於園圃菓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為之豈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畫於養命之源以致緩急無所倚賴而待濟於鄰省哉假使鄰省或亦歉收則又将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諄切曉諭善為化導俾愚民豁然醒悟踴躍趨事則地方不致虛

耗而米穀不致匱乏矣每見各省督撫大吏皆各私其所轄之地方而於鄰省之休戚膜外視之如髙其倬則請運江南之米於福建而陳時夏又欲留貯於江南楊文乾則欲運廣西之米於廣東而韓良輔又欲留貯於廣西伊等各從疆界起見甚屬褊小朕君臨萬方普天率土皆吾赤子一省米穀不敷自然接濟於鄰省有無相通古今之義若封疆大吏各據本地實情奏聞則朕易於辦理倘各存偏向本省之見不肯通融接濟則朕辦理甚

難若開捐納以積穀則地方米價必致高昂若截漕米以濟民則天庾所關更為緊要輾轉思維實無善策是在凡為督撫者體朕一視同仁之意酌地方之緩急為有無相通之道勿以彼此隅屬有心區別如此方不愧大臣公忠之誼而於國家懷保小民之治大有裨益也

又理藩院議奏厄魯特原任散秩大臣兼佐領羅卜藏錫拉布之妻呈請將伊夫三品官與伊子承襲奉

上諭厄魯特之官爵原因伊等歸順故

聖祖仁皇帝特恩加授雖無世襲之旨而伊等各有効力之處著將厄魯特羅卜藏錫拉布之三品官降一等授為四品官令伊子丹津承襲嗣後厄魯特之官員病故若有如此効力之人俱著照此降一等承襲議奏如承襲人員再有効力之處或能守分勤謹克盡職業者仍將所降品級賞給爾衙門將此存案再將朕恩旨曉諭厄魯特等

二十九日刑部議奏原任總督年羹堯題參守備樊

如卿婪贓之處妥係無辜應免杖責奏

上諭本內議稱樊如卿於本案革職應照官員先參婪贓革職提問者審無婪贓免其杖責之例完結等語樊如卿原因婪贓被參故令革職以便審訊今既審無婪贓其罪不至於革職自應准其開復倘因已曾革職遂謂無庸議未免寬抑所議不是將本發還著另議具奏

又奏

上諭前鄂爾泰曾密奏稱廣西泗城土司甚屬不法素為

民害請勅令廣西巡撫提督懲治朕曾降旨詢問韓良輔據韓良輔奏請欲往雲南與鄂爾泰面加商酌朕思此事甚有關係自然非韓良輔與鄂爾泰面議不可昨都察院啟奏原任廣西州判程旦控告羅文剛一案羅文剛統衆肆惡吞噬十一處村落竟敢與官兵相抗不容設立塘汛李紱身為封疆大臣逡巡畏縮苟且彌縫但為掩飾一時之計而於地方之利害民生之休戚毫不關心甘汝來時為臬司亦因循怠忽不能整頓昨令

逮臣詢問二人俱俯首無詞即此一節則李紱之在廣西不能實心辦事專務虛名養奸貽患而兇惡之土司皆不能整理約束可知矣李紱甘汝来相繼為廣西巡撫彼地情形素所熟悉著二人前往廣西辦理土司之事從前踈縱之兇徒羅文剛等著即交與李紱甘汝来速行擒拏不得容其免脫韓良輔前往雲南與鄂爾泰會商時著李紱一同前往將副將張傑調至省城署理廣西提督印務李紱一到同韓良輔即起身赴滇韓良

輔起身後巡撫印務著甘汝来署理前朕准給韓良輔假期送其母櫬回籍著俟公事定議後伊酌量起身李紱甘汝来負朕擢用深恩今加寛宥容其効力贖罪務將廣西境内不法之苗彛與地方不法之奸民悉心料理俾盡革兇頑遵奉國憲以安良善以靖地方倘目前踈縱之羅文剛等不能擒獲及伊等料理土司之事虚文掩飾以卸目前之責將来仍有兇苗妄行干犯王章者定將李紱甘汝来在廣西地方正法程旦著交與田

畯或於擒拏羅文剛案內有可差遣識認之處在田畯酌量韓良輔奏稱廣西要缺需人著吏部揀選引見又如礦賊盤踞於兩廣之間而兩省官員互相推諉以致宵小肆行良民時受其擾著李紱甘汝來會同阿克敦將兩省疆界一一清查如何分別防範管理酌定規制使汛地各有專責匪類無計潛藏倘李紱甘汝來仍復怠忽將來發覺定行重治其罪若泗城土司怙惡不悛有應行用兵之處交與鄂爾泰調度廣西巡撫提督總

兵官俱聽鄂爾泰節制

又奉

上諭赤金靖逆柳溝三營駐防兵弁所需糧料折給銀兩綽奇題請過五年照内地一例折支在案後因已過五年口外糧價尚屬昂貴該督撫題請仍舊支給統俟事平之日再照内地一例折給亦准行在案今大兵已撤軍務已完自應照内地一例但安西沙州等處城垣渠道正在興工所用人役必衆况兼招民開墾籽粒口糧

所需不少口外糧價未必能平兵弁荷戈遠戍邊塞少有不敷朕心深為憫惻著仍照舊支折令該督撫商酌看口外糧價情形或漸為遞減或俟屯墾廣收糧價平減之日再題請照內地一例支給

又四川巡撫馬會伯奏請設立鋪司奉

上諭康熙六十年年羹堯奏准四川復設鋪司比時並未設立每年將工食銀兩各官分肥入己經蔡珽程如絲在朕前參奏故特交與程如絲徹底清查以除積弊今

據程如絲詳報四川通省應設立鋪司兵四千餘名共
需銀二萬九千餘兩等語向來四川未設鋪司何以遞
送文書未曾遲悞即年羹堯奏准之後亦並未設立而
又時值軍興文移繁冗亦未見有遲滯之處乃程如絲
並不遵旨清查轉議增設與從前叅奏年羹堯之處自
相矛盾前者馬會伯亦繕摺叅奏程如絲之貪婪朕已
命其具題程如絲著解任其按察使員缺著山東鹽運
使葛斗南補授此設立鋪司一案著馬會伯與葛斗南

確查妥議具奏

三十日管理正白旗都統事務信郡王德昭等摺奏

已故弓匠協領塞克借欠阿其那銀兩將伊孫弓匠

佛保每月關支錢糧坐扣一半陸續抵償奉

上諭著將佛保錢糧全扣塞克原係大阿哥允禔之弓匠

為人甚屬兇頑從前倚恃允禔處處横行因其能製良

弓是以用為弓匠協領伊先任護軍校時將税銀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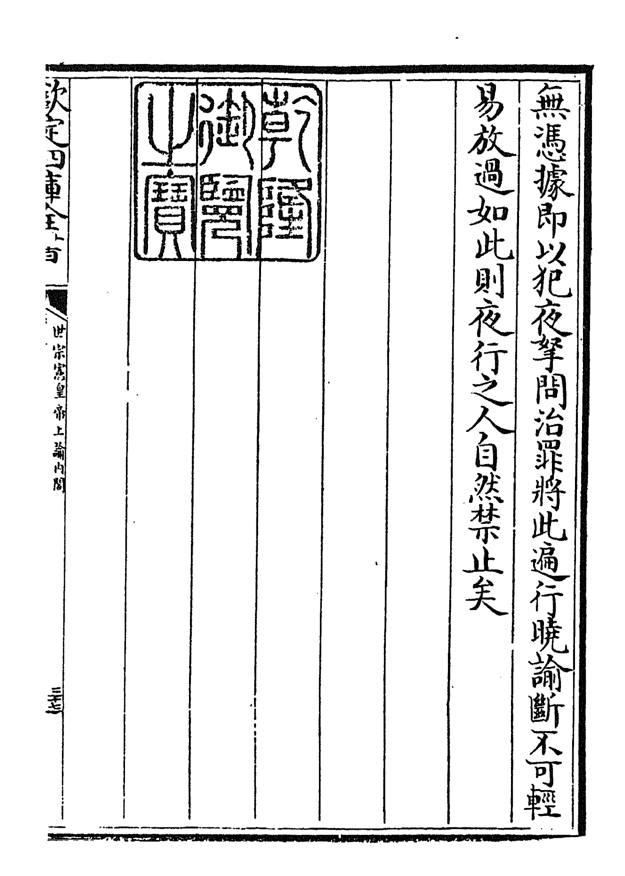
兩入己又嚇詐人銀緞等物事發將伊枷責並勒令將

所嚇詐之物照數追賠伊乃充發之人阿其那當日借給伊銀者原為代還其追賠之項並非取其利息也阿其那與允禵同惡相濟專意保護私黨沽取虛名

皇考所惡者伊則愛惜之得罪國家者伊即羽翼之且阿其那既曰家貧而乃處處給人銀兩邀買人心如此行為意可知矣爾等將此傳諭九卿大臣知之並將朕旨於應記載之處記載

又步軍統領阿齊圖摺奏拏獲大盜史五奉

上諭此賊於三日之內拏獲甚屬可嘉似此等事件爾衙門應行記檔嗣後凡十日內將賊犯拏獲者爾衙門將所存之銀賞給以示鼓勵其官員紀錄雖由兵部按例議給爾衙門亦應設立冊籍嗣後凡有紀錄一次紀錄二次者存記明白以便稽察又聞夜間行走之人手執一紙口稱傳事即許其行走如此則不肖之徒詐偽朦混亦未可定著即傳諭八旗都統大臣若有夜間傳喚之事或用印文或用叅領佐領鈐記關防方許行走如


無憑據即以犯夜拏問治罪將此遍行曉諭斷不可輕易放過如此則夜行之人自然禁止矣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三